

## 〈杯〉

只剩下一邊能聽的耳朵，還妄想戴耳機，真是酷刑。不論線上會議或任何視訊需求，我都只能用手機或電腦大聲放出來，同時扯嗓對著機器的收音處，大聲講話。雖然買了無線耳機，但後來發現，跟買小茶杯一樣，毫無實用性可言。

小茶杯就不是拿來喝茶，是拿來品味的呀，我買了各式各樣的無線耳機，就好像買了各式各樣的小茶杯，可是每一種款式都只有一隻，顯然就是沒有想要跟誰一起喝。

那種感覺就像我用無線耳機的時候，只會用上其中一隻耳朵來聽，如果有人問我在聽什麼，我沒有辦法瞬間變出另外一隻可以聽的耳機給對方，讓對方戴上就可以一起進入一樣的世界。

小茶杯也是一樣。我收藏了一堆小茶杯，但每一款都只收藏一隻，如果有人問我在喝什麼的時候，我根本拿不出一模一樣的另一隻小茶杯，反而是形狀不同的小茶杯，難道只要有容器可裝可喝就好，我們真的就會覺得我們在喝的東西，是一樣的嗎？

伴侶知道我收藏小茶杯，也跟我分享他收藏的 SHOT 杯，專門喝濃縮咖啡用的那種 SHOT 杯，透明，也好洗。

後來，有朋友拉我去上陶藝課，老師問我想捏什麼的時候，我直覺說咖啡杯，有耳朵的那種，老師糾正我說，是有把手的那種嗎？我說對。對，就是杯子要有耳朵。我捏好了一隻圓圓扁扁胖胖的杯子，跟我自己耳朵細細瘦瘦形狀差異甚遠的一隻小咖啡杯，杯子的把手從杯口連接到杯底，那曲線遠看幾乎是另一半中空的杯子。我假想著燒完之後，要拿這個杯子喝的感覺，就像是輕輕捏起一個人的耳朵那樣。

那畫面是捏住耳朵，接著往自己的唇部靠近，不是傳話，而是吞嚥，像吞嚥從前至今；對於耳朵或傳話筒的所有疑問。

然而，疑問增生疑問。陶藝課的老師有一天終於發現我花許多堂課一直在修同一隻杯子，忍不住勸我，問我是不是該上釉了，還要再等下次嗎？

明明杯子的形狀捏好了，杯子的單邊耳朵的把手也捏好了，但我抓著雕刀，一直在削減掉土身，磨耗很細微處的不滿意的弧度；老師每堂課都提醒我，不要拖太久，土太乾作品容易斷掉裂掉，修得差不多就趕快上釉，還有你那個杯子的把手，比例是不是有點大？

雖然陶作燒完之後會縮小一點，但我看著比例確實是有點大的把手，與杯身的感覺相互對比下，像一個有圓圓耳朵的人，有不容忽視的胖胖耳垂。拖了好幾堂，我終於肯幫杯子上釉，燒結，定終生。

拿到燒製好的成品後，沒有特別滿意或不，只是乳白色的釉，並沒有讓杯子看起來像新生兒，杯子的耳朵也沒有想像中的那種，會讓人想輕輕捏著靠近唇的欲望。我用這個杯子試過幾次喝茶，最後覺得捧在手掌心是最適合也最舒服的拿法，就算要捏起來，也絕對不會想捏杯子的耳朵，那個地方被修飾得太像需要小心翼翼對待的模樣，讓我自己要拿或要捏，都覺得麻煩不順手，反而直接把杯子整個抓握起來用還比較自在快意。

我才明白，刻意的姿態不會是生活的姿態，輕輕捏住耳朵靠近唇邊反而變成表演，絲毫不吸引人。我用了幾次杯子，認真感覺那份說不上來的彆扭，最後只用來裝一些小東西，也不覺得可惜。

交往後遇上伴侶的生日近了，我一時半刻想不到禮物，決定送出自己做的第一個杯子給對方。象徵性地表達我的心意，沒想到伴侶很喜歡，且真的都會用杯子來喝濃縮，但幾次觀察下來，伴侶沒有捏著杯子耳朵，也沒有捧在手掌心，反而握著圓圓胖胖的地方就直接喝起。那樣的容量，當然也會很快結束，且放下杯子。

即使如此，之後的我，也從沒想過要再做新的杯子。

只是有時會把耳朵跟杯子的事情混在一起想。

譬如挖耳朵的時候，那股輕柔重複的掏挖，真像每堂陶課的夜晚，我得一直面對一口杯子的內部，慢慢挖掉一點點土，只為了刨動的瞬間，可以重新調整裡頭的一抹弧度。

耳朵的外面當然也會順勢帶到，畢竟都要挖耳朵了，耳朵有內有外，自然會稍微觸碰一下像巡禮。

會讓我一直在耳朵上巡禮的原因，除了因為修胚修太久，修到自己都沒發現杯子其實已經出現裂紋，直到老師晃來身邊說：「這樣會太乾，這邊已經裂掉要沾點水，不能一次塗太多水，土的乾溼張力變化太大太強的話，到時候就不是表面裂開，你的土會整個裂進去，就不用修也不用救了。」

我沾一點點水，餵給土胎的表面，水很快就被吸收到看不出來夠不夠，不得不承認我在執著修胚修到完美的那幾堂課的夜晚，其實一直把杯子從稍微有點高度的，修

掉幾乎三分之一的原因，是因為杯口一直裂，一裂，就要往下再調整出新的水平線，一修就是一圈，一圈的過程中如果還有過多停留，又很容易崩掉杯口的一個小地方，一圈出現一個新裂口，就要再往下修。永無止盡。

最後終於停下來，是因為我決定接受杯口無法做到完全水平，有起伏，有斜切，有奇怪的波浪感。

有一天，伴侶喝完濃縮，閒聊般問我，怎麼會想要做這個杯子？

我說，要解釋起來會講很久喔，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比較精簡的版本嗎？

就是啊，杯子對我而言，就像耳朵一樣的存在。有時候我喝完沖泡飲，會有一些小小的粉末屑屑貼在杯壁上，我就會忍不住想去舔，但在舔的時候，真的非常害羞，就好像在舔誰的耳朵一樣害羞。不過如果要問我到底是先覺得耳朵像杯子，還是杯子像耳朵的話，我會覺得是耳朵先像杯子喔，因為你也知道我會在賣場或家具店的杯具區，都停留很久，感覺像在盡情地欣賞各式各樣的耳朵，不然在外面一直盯著人家的耳朵，目不轉睛看個過癮，很容易會被當成變態，被狠狠瞪回來。所以我如果在搭車的時候，真的不小心被誰的耳朵的形狀吸引到的話，絕對會努力裝做一副在放空發呆、沒電失神的樣子，好好地用緩慢到耳朵的主人幾乎不會發現的方式，從外耳道的形狀，跟著軌道，朝內部可能的空間去探索，當然是用想像的方式啊。所以那次去學陶捏回來的杯子，幫助真的很大，我會知道在內部空間移動的時候，就跟挖耳朵的時候一樣，非得要柔和得像是每一個細微的彎處與弧度，都是精心設計，仔細思考過的。

我想我那時候會那麼執著一直修胚，尤其是杯子內部的部分，到杯子口緣的部分，一直來來回回的原因，真的就是因為，我實在好喜歡挖耳朵這件事情啊。

修胚的時候，感覺像有挖不完的耳朵，可以一直挖到滿意為止，而且還要適時地沾沾水，很小心地維持耳朵的溼潤感，這在挖耳朵的過程中，都是很重要的細節。

你也很喜歡這個杯子不是嗎？那是因為杯子有被我好好地挖過耳朵噢，有好好被挖過的耳朵，一定會記得這種美妙的經驗，才能夠成為美妙的杯子，這麼一來，這個杯子之後不管要裝什麼東西進去，一定都會成為美妙的東西吧。

沒錯。伴侶說，每天的濃縮咖啡，喝起來都很美妙。

我得意起來。對吧對吧，就是這樣。

雖然只是我自己一廂情願認為耳朵就是杯子，在宇宙中可以畫上等號的東西，但有些情況下還是不容易被接受，譬如我們喝東西有時候為了慶祝，不是會用杯子互相碰撞，發出清脆響亮的聲音嗎？但當我們兩個如果猜中彼此在想什麼，難道不應該把耳朵貼著耳朵，就像杯子碰撞杯子一樣，類似成功按鈴搶答的瞬間那樣，值得耳朵互碰嗎？

聽到這裡，伴侶沉默看著我，不知道是聽不懂，還是覺得我這樣的神邏輯不可思議。

杯子碰杯子是為了要乾杯，那耳朵碰耳朵會是為了什麼？我覺得是為了不要思考。不要動腦，不要講話。乾杯的時候要一口喝完，當然沒辦法講話，耳朵碰耳朵的時候，就好像把兩個杯子的杯口對準，無縫接在一起，那樣沒有要幹嘛，沒有任何意義，對我而言唯一的意義是，當一模一樣的兩個杯子，對準杯口密合的瞬間，就是宇宙銀河系的起點——

合起來的空間是宇宙，杯緣的那一圈就是我們的銀河。

很久都沒有任何聲音。我跟伴侶就這樣結束這次的話題。

後來，我不再提杯子的話題，也試著停止去關注任何一雙造形獨特的耳朵。

我確實繼續使用伴侶象徵意義上送給我的杯子，側聽這個世界的一切，耳鳴聲也還是有；我聽任何人講話時，一樣會分神漏聽，這些狀況都維持著原貌。

但有時，明明不在身邊，我卻可以清楚聽到伴侶的聲音，從那隻我印象中毛茸柔軟的小動物耳朵般的杯子裡，傳來伴侶的聲音在說話：你在嗎？你好不好？喂。喂。你啊——

我模糊的意識像個杯緣子，緊緊攀附在杯口，聽著「你好嗎？」的問句被慢速、放大、拉長、變形、重複無數次到，像宇宙從太空中傳來綿延無盡的聲音一直在問我：你好嗎？